

藍箭



藍 箭

B·乔尔諾斯維托夫著

高	善	毅	譯
王	志	秀	
曹	岩	华	校

群 众 出 版 社

1959年5月



內 容 提 要

“藍箭”是苏联一种新型噴气式飛機的名称。由于参与該机裝配工作的某一人員警惕性不高，飛機的試飛時間被敌特得知，因此，第一次試飛就被敌机偷襲击落了，駕駛員也被騙到了敌人的潛水艇上。

苏联保衛机关和苏联边防軍在羣众协助之下和敌特展開了复杂而尖銳的斗争。最后，在海防軍的协助下，胜利地用了最新的“藍箭”2号噴气飛機迫使敌人的潛水艇投降，为敌所俘的“藍箭”1号机的試飛駕駛員也安全而光榮的回来了，還帶回了大宗的战利品——一艘潛水艇和敌艇里的全部人員。

В. ЧЕРНОСВИТОВ
ГОЛУБАЯ СТРЕЛА
КРАСНАЯ ЗВЕЗДА 1956 №6—30

藍 箭

(苏) В. 乔尔諾斯維托夫 著
高善毅 王志秀 譯 曹岩華 校

*

群 众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东長安街4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100号

国家統計局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发行

書号(总)1(文)1 字数74,000 开本787×1092¹/₃₂ 印張3¹/₈

1958年12月第1版 1959年5月第5次印刷

印数62001—82500册

定价(6)0.30元

一 沒有譯出的密碼電報

庫茨聶佐夫剛剛摘下軍帽，把它掛在衣架上，又用手帕擦了擦上面突起的禿頭頂，房門就輕輕地開了，從房門口傳來了叶果列夫上尉的聲音。

“可以進來嗎，中校同志？……”

庫茨聶佐夫打開窗戶，他回過頭來和顏悅色地斜眼看了看這位軍官。

“可以……”

在窗外的左邊，有一長長的陡峭直下的樓梯。在早晨的陽光的照耀下，這樓梯的石級顯得分外發白。在樓梯的西側，有兩行蒼翠的柏樹，一直蜿蜒到從這裡所看不到的海岸。遠處是密佈花園綠蔭的山坡，山坡上有一條條的綠蔭小路和星羅棋佈的一座座療養院的顏色鮮明的建築。空氣清新，就像香料店里的香水一樣，充滿着綠蔭和海洋所蒸散出的早晨的濃郁。

“我們住在這樣的森林裡，有多麼好啊，”庫茨聶佐夫自言自語道。“一般地說來……”

這時，他轉過身來，這個身材短小、粗壯、個子不大的人仰著頭望着那身材高大的叶果列夫：

“你報告吧！”

“夜間兩點鐘，我們的‘偵听兵’測定了一個可疑的電台在工作。在三分鐘的時間內發報兩次，密碼的內容相同，

以后就没有声音了。”

“記下來了沒有？”

“記下來了。就在这里……”

叶果列夫走到桌前，打开了他一直在手中拿着的文件夾，然后遞給中校一張画滿了點、綫的紙。

“电台的方位也測定了，”上尉繼續報告道。“方位綫是通过海灣，越过哈拉斯海岬一直伸向海洋。海灣是絕對沒問題的，大概发报机是隱藏在海岬上……”

“先等一等。为什么您不馬上把这件事情报告給我呢？”中校用嚴厉的目光瞪了一下叶果列夫。

上尉安靜地忍受了長官的苛責的眼光。

“因为您已經走了，中校同志。而我以总值班員的身份，由我个人負責作出了决定：把譯电員叫了起來，命令他馬上譯出这份密碼电报，我又和麥金中尉到哈拉斯海岬去了一趟。”

中校的眼光變得和悅了：

“在那里發現了什么沒有？”

“在哈拉斯海岬的山頂上，我們發現了‘莫斯科人’牌汽車留下的嶄新的痕跡。汽車是从公路上轉過來的，駛過二百多公尺以後，就停在所測出的方位綫上了，根据从油箱中滴下的油的痕跡來判斷，汽車在那里停了十分鐘左右，然后就掉轉車頭開走了。不管汽車中有几个旅客，一個人也沒有下來過。”

“不要說傻話了。嗯，那么汽車留下了自己的‘訪問名片’沒有？”

“是的，中校同志。左前輪上有一个不太大的‘8’字

形花紋，而后輪的輪胎上有一个很特別的缺口。这就是我所画出的样子。”

“好。以后又怎么样了昵？”

“以后我就命令麥金中尉根据所掌握的特征来寻找这辆‘莫斯科人’，而我自己就回来了……”

“电报譯出來了沒有？”

“还没有，中校同志，”叶果列夫嘆了一口气，好像他自己在这一点上犯了錯誤一样，“密碼很复雜，請您看看，字組是多么奇怪啊。也不知道是哪一国的文字。”

“譯出密碼，对目前是很重要的。您馬上用專綫電話把密碼通知給譯电处。”

“已經送去了，首長同志。当我从哈拉斯海岬回來后一看，我們的譯电員已經搞得滿头大汗，然而密碼的訣竅还是沒有发现。于是就送到处里去了。”

“对，完全正确。可是……”

中校馬上繞过桌子，坐到自己的圈椅上，看着那份截获的密碼电报，他緊皺着眉头；用手掌使勁地擦了一下秃头頂。然后就安詳而嚴肅地对叶果列夫說道：

“情况很复雜。您要知道，叶果列夫，現在刚开始举行海軍演習。而在这里呢，鬼才知道他在‘敲打’着什么东西，”他用手指了指密碼。“很可能，有許多問題都要取决于譯出这份密碼的时间，然而要譯出这份电报，恐怕只有处里才能作到……”

“或者是密碼編制者本人，假如我們‘特別恳求’他的話。”

庫茨聶佐夫板着面孔微笑着。

“您認為，現在，當千百輛汽車在海岸上奔馳的時候，麥金就能這樣輕而易舉地，很快地找到這輛油箱漏了的‘莫斯科人’嗎？”

“他對這輛‘莫斯科人’已經跟踪四十分鐘了，中校同志，”葉果列夫反駁道。

中校的臉上微微泛起了紅暈，同時他的那雙眼睛又變得嚴厲了。上尉看出了他的急躁脾氣後，就急忙解釋：

“中校同志，我還沒有報告完哩。我和麥金中尉約定好了聯繫的辦法，把他留在海岬上，我就回來值勤了。此後不久，我就收到了我們的一個工作人員的緊急報告。就是這個，請看吧，”葉果列夫遞給首長一張紙，並且補充說道：

“這裡所說的是關於一個叫柯娃的女人的事情，這個人引起了我們的懷疑。”

庫茨聶佐夫把報告讀了一遍：

“柯娃在昨天晚上坐着自己的車子出去，把它停在街心花園的旁邊。她开玩笑似地回答了我的問題，她說她要和一个‘漂亮的無名氏’去閒遊二、三小時。當時已查明，這個‘漂亮的無名氏’是穿着海軍軍服坐上了她的汽車。然後，汽車就開走了。柯娃身上帶着一個‘捷爾卡’型照相機的皮盒，可是我注意看了一下，發覺裡面不像是照相機，而是其他電機或是無線電發報機之類的東西。可是在三個小時以後，甚至還要晚一些，她始終也沒有回家。我估計這點可能很重要，所以就馬上將所發現的情況報告給您。”

當葉果列夫看到首長讀完了短短的幾行字之後，就繼續說道：

“首長同志，我懂得，根據這一點就作結論還太早，可

是時間非常相近。我把這份情報同昨天晚上發生的事情對比之後，發現了其間的相互關係，於是我就把對付這種可怕和冒險的勾當的責任承擔過來了……”

“明白了，”庫茨聶佐夫打斷了他的話，向前探了探身，“嗯，以後怎麼樣呢？有什麼結果嗎？”

“有結果。跟蹤對象的汽車號碼早就知道了，這就大大減輕了搜查工作。黎明時候，這輛汽車已經在阿斯塔烏爾市的出租旅行汽車的車庫里發現了，是在四點鐘開到那裡的，那輛汽車後輪的輪胎上有一個缺口。一切都相似，目前只剩下了一个问题：對跟蹤的對象應該採取什麼措施呢，可是這個問題，不經您的許可我就不能擅自決定了。”

“海員也到車庫去過嗎？”

“沒有。”

“汽車的女主人睡覺了嗎？”

“沒有，她在擦洗了汽車、加滿了汽油以後就開出了車庫，她不是去洗澡，就是到市場上去了。在您沒有決定之前，我已命令他們對這個女人和汽車要嚴密監視。”

“好樣的，真有出息！”中校滿意地暗自想道，同時看了看葉果列夫那付聰明的面孔，一絡不聽話的頭髮垂在他那高高的前額上。突然間，庫茨聶佐夫感到有些沉重，你看，一晚上就發現了這麼多複雜而又極其重要的問題，一個年輕的軍官在首長不在的時候，也能那樣很周到地、迅速地解決了，就像庫茨聶佐夫自己所做的那樣。這就是說，他這個首長在那兒是並不那麼需要了，因為下級沒有他也能解決問題了！可是他還算是個首長！

庫茨聶佐夫完全忽略了，正是他把葉果列夫培養成了這

样的人，他把自己的机智傳给了他，使他养成了独立工作和对問題大胆地采取决定的能力。种籽已撒在肥沃的土壤里，再过二、三年，叶果列夫再積累一些生活經驗和知識。經受一些錯誤和挫折，到那时，他就的确可以在沒有領導的情况下自行解決問題了。

在嘴角上帶着威嚴的縐紋的庫茨聶佐夫那付寬闊的面孔上出現了笑容。

“您明白嗎，我們不是憑空懷疑这只小貓的，她已經暴露了自己的毒爪。您說說吧，对她應該怎樣办。應該考慮是否把她拘留起来。既然她这样坚决地要离开这里，那就是說，她再不会回来了。您值班的时间已經过了，是不是想休息一下呢？”

“唉，还談什么休息呢，中校同志！”叶果列夫有些不滿意地說。

“好。那么現在您赶快到麥金那里去一趟，办好手續，把这个女人扣起来。任务清楚了嗎，上尉同志？”

“是。請允許我去执行吧，中校同志？”

一分鐘之后，穿着白色軍上衣和熨得筆挺的海軍褲的叶果列夫那高大的身形出現在办公室的窗外，然后又消失在樹叢之中了。

二 在起飛綫上的“藍箭”号

这是一片被太陽晒焦了的、干燥得令人难以忍受的空曠而平坦的草原。草原中有一塊沒有任何屏障的、絲毫也不像飛機場的地区。既沒有巨大的飛機庫，也沒有四周鑲着玻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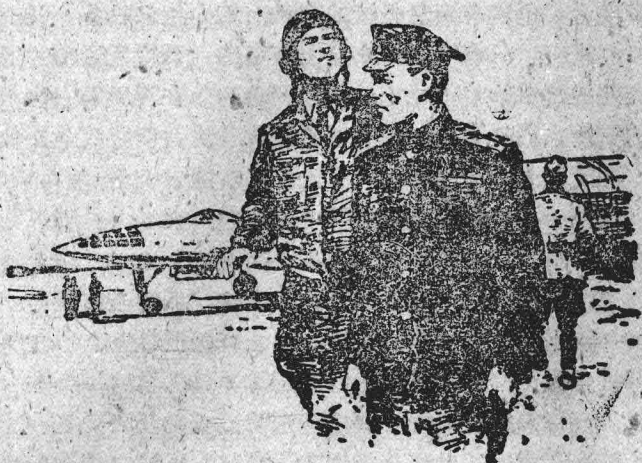
的調度台，也沒有畫着條紋的圓錐形風向指示設備，甚至連飛機也沒有。只有一座在草原上搭起的、黃綠色屋頂的低矮而寬闊的建築物，兩所土房子和稀疏地散在四周的一些不太高的鋼筋水泥柱子——這就是這裡所有的一切。這就是飛機場，同時也是一個用特別的方法警衛着的飛機場。

从柱子上按設的秘密裝置里所放射出來的人眼看不見的光綫，比哨兵還警惕地日日夜夜守衛着這個地方，防備着不速之客的接近。只要有人碰到這些光綫，从警衛室就會立即開出一輛坐滿自動槍手的汽車，馬上奔赴出事地點。在从這個飛機場通往某近衛軍海上空軍部隊的總機場的一條唯一的大道上，每隔三公里就設有一個邊防檢查站。四周是一片草原，既沒有大樹，也沒有矮樹叢。要想不通過邊防檢查站，悄悄地接近這段禁區是不可能的。

當朝陽初昇的光輝剛剛照射到草原上的時候，就有一個中等身材的、看樣子體質不太健壯的軍官走到土房子的石階上。他用手攏了攏垂到鬚角上的稀疏的黑頭髮，戴着一頂船形帽，睜着眼睛看了看天空，回過頭來喊了一聲：“謝爾蓋耶夫！”

“來啦，來啦，”另一個軍官回答說，他一面走着一面在嘴里嚼着什麼東西，這個人黑得像甲蟲一樣，他有一個鷹鼻子，一付活潑愉快的面孔。“走吧……”

站在不遠的航空機械師恭敬地向从他身邊走過的兩個軍官敬了禮。這兩個人真了不起啊！雖然是一個很平常的大尉的軍銜，但他們倆人都是有名的飛機試飛駕駛員，是特地到此來試驗新式飛機的。這就是彼得洛夫和謝爾蓋耶夫！機械師昨天親自聽到過，一個飛行員同另一些飛行員在起飛綫上爭



吵起来（飛行員都是喜欢爭吵的），他就說：“彼得洛夫大尉親自对我說过。”于是这场爭吵就結束了。

謝尔盖耶夫和彼得洛夫在已經裂了縫的褐色的土地上不慌不忙地走着，在这片土地上稀疏地長着一些干枯的、像鉄絲一样粗硬的野草。春天在草原上籠罩着的那种扑鼻的芳香已經一点也沒有了。汽車在去飛机場的路上奔馳着，車后揚起了烏烟瘴气的塵土。

“朋友，我們这是怎么的了，像隱士一样地一天到晚呆在这里？”謝尔盖耶夫看了一下过往的行人自言自語道。

“咱們的人大部分都住在城里。”

“那又怎么样呢？这里对工作要方便些，”彼得洛夫聳了聳肩。

“嗯，这总是……。那里有剧院、文化宮、浴室……”

“……还有酒店，”彼得洛夫也帶着他朋友的那种口气

开玩笑似地说道，然后兩人都笑了。原来謝尔盖耶夫是个不喝酒的人。“一般地講，这是对的。等試飛完了以后，我就打电报給老婆，叫她帶着孩子到这里来，同他們到海上去玩一个礼拜。”

“已經想念起自己的胖娃娃来啦。”

“要知道他們是我的……”

“世界上最好的孩子！”

“哼，不管是不是最好的，可是是我最心爱的……。看，他們把我的小鳥拖出来了，”彼得洛夫点头示意道。

牽引車从有一半建在地下的大建筑物里，沿着傾斜的出入口拖出来一架新型飛機。从側面看来，好像一輛汽車在从地下向外拖着一支已扎入地面的巨大鉄箭一样，最后，飛機的整个机体都露了出来，在平地上向前滑动着，飛機上的玻璃窗高踞在牽引車的头上。

謝尔盖耶夫把軍帽往旁边一挪，貪婪地望着飛機，然后向彼得洛夫遞了一个眼神：

“真棒，真漂亮！……没什么，我的很快也就拖出来啦。讓咱們两个一塊飛吧。喂，我到裝配車間去一下。沒有我可別起飛啊，我一定要到起飛綫上来的。”

“好吧！”

两个朋友分手了。謝尔盖耶夫到低矮的建筑物那里去了，而彼得洛夫則向前走去，向起飛綫上走去。身后傳来了急促的脚步声。彼得洛夫回头一看，原来是技術安裝組的組長——少校工程师赶上了他。这个組是接受指揮部的命令正在进行裝配第一批新型飛機的工作。

“彼得洛夫同志，您好。那么說，快要起飛啦？您很兴

餐吧？”

“您好……有一点，”彼得洛夫安詳地微笑着。

“我真生气，上級和驗收委员会的人都到了，可是杜德尼克还没有来！……嘿，就是他，光荣的发明家！”少校工程师轻松地嘆了一口气，他意味深長地指責着这个穿着很豪華、由左方相当远的地方跑步赶來的中尉工程师。

滿滿地挤在指揮站里的人們，被一种共同的对工作的興奮心情所籠罩着。在特型飛機旁和飛機里，有几个無綫電員、技师和其他一些專家在忙着檢查机器；委员会的委員們在剛剛支起的帳棚下談論着；技师們在那用既旧而又晒褪了色的帆布所遮盖着的亭子里团团地圍着。在这中間也有慌忙穿上工作服的杜德尼克，若無其事地站在那里。

一些欢喜“諷刺”的同志經常逗弄他，但都是很善意的。杜德尼克虽然穿得豪華，喜欢遊逛，但他是一个优秀的專家，因此人們都很尊敬他。

彼得洛夫大尉按条令所規定的那樣地作了报告，問候了自己也包括在內的那个委员会的委員們，然后退到一旁同气象預報組組長研究气象預告和气象情况的通報去了。

工作开始了。“藍箭”——新型飛機的名字——由工程师和技师們进行了仔細的檢查。

后来，把魚雷机加滿了汽油，开动发动机，并以各种不同的速度“驅动”发动机，然后再讓它停下來，檢查一番，再发动，再停下來……。

过了两个半鐘头以后，一輛灰色“吉姆”牌汽車駛进了飛機場。从汽車里走出一个身材高大、魁偉的軍人，肩上戴着海軍上將軍銜的肩章，軍服上佩戴着苏联最高苏維埃代表

的徽章。他同驗收委員會的主席薩柯洛夫將軍親切地握了握手，和設計“藍箭”的那位將軍點了點頭，向軍官們回了禮。

“這是海軍士兵的靈魂和可敬長的人物庫拉金海軍上將。”一個軍官向彼得洛夫低聲說道。

海軍上將用低沉的音調向委員會主席說道：

“好容易才抽空跑出來，艦隊出發演習去了，大大小小的事情一大堆……但是你們這裡我是不能不來的。把新玩藝兒拿出來看看吧。噯，就是這個嗎？真有意思！……”

一架外形好看的戰鬥機停在跑道上，由於前沖力的被抑制而在突突突地顫抖着，火焰般的霧氣隨着刺耳的聲音向外噴射。“藍箭”號的發動機燃燒起來的氣息在很遠地方就能感覺到了。

“在靠近噴氣口的地方，溫度已經到了這樣的程度，假如不慎掉到里边去，就會把你‘燒焦’，像小草一樣，被吹到一旁！”將軍向庫拉金微笑着說道。

海軍上將從四面八方把飛機打量了一遍，得意洋洋地讚嘆道：

“真了不起！可是您要知道我是個海員，對航空方面的細節我就外行了，因此需要您來把自己的寵兒給我介紹一下。”他向設計師要求着說。設計師微笑着聳了聳肩。

“這個寵兒不是我的，而是集體的。我們只是提高了它的強度，現在這種飛機已能負荷很大的載重量。但最主要的還不在這裡。”

在航空中最迫切的問題是噴氣式飛機在飛行中的續航力和航速問題，这样就碰到了在飛行中汽油消耗量很大而汽油

儲備量有限的障礙。

但是我們的科學家解決了這個問題。他們研究出一種特制的化學混合物——就是按在發動機上的小汽瓶里面所裝着的一種瓦斯。在飛行中，這個小汽瓶中所裝的東西便會放出用顯微鏡才能看出的極微量，並呈噴霧狀緩緩注入燃燒室，作為輔助燃料。這樣就產生了驚人的效果：燃料的燃燒溫度提高了數倍。

這樣一來，就在維持原有的載重量和容量的情況下，大大地增加了機內汽油儲備量，使得能夠相對的延長不着陸飛行的時間，並能根據需要加快飛行速度。安德烈耶夫工程師在發動機上裝了一個抗熱能力提高了的新式噴火管。

“您要知道，這是偉大的成就！”

“完全正確，”將軍肯定地說。

……彼得洛夫大尉從額上拉下白色粗絨航空帽，在其他的委員、工程師和部隊指揮員的陪同下走到飛機跟前，他沿着硬鋁制成的移動式便梯鑽進了駕駛艙。

彼得洛夫那消瘦、沉着而又可親的面孔變得莊重嚴峻起來。他關上了駕駛艙的頂蓋，試了試無線電、踏板、駕駛盤後，開動了發動機，駕駛員在原地檢驗了一番，然後就滑到了起飛綫上，要求下令起飛了。飛行的指揮人說了一聲，“好”。彼得洛夫在椅座上把自己系緊，微笑着向站在機旁的謝爾蓋耶夫點了點頭，然後就把全部精力都集中在儀表盤上了。

當發動機的那種特殊的轟鳴響到最高的程度的時候，“藍箭”就像“餓虎扑食”似的向前扑去——這是因為彼得洛夫放開了制動器——飛機在飛機場上飛跑着，輕快地飛上

了天空。

在噴氣式飛機的駕駛艙里，駕駛員被許多仪表包圍着。彼得洛夫必須仔細地注視仪表上的每個指數。還不到兩秒鐘“藍箭”已經遠遠地離開了機場。彼得洛夫確定了飛行的方向，用駕駛盤檢查了一下飛機的靈敏度，然後很“斯文”地作了一個急轉彎，開始了第一個“花樣”。

無線電開始呼叫了：“火箭，火箭，我是長弓。告訴我，您覺得怎麼樣，火箭飛行得怎麼樣，茶炊怎麼樣？”彼得洛夫微笑了，露出了右面的三個金牙——這是戰爭年代的傷痕，——他回答道：“我是火箭。感覺很好，火箭和茶炊都很正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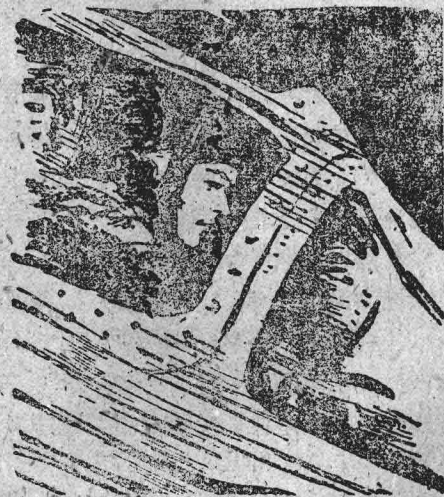
在指揮所里，人們都情不自禁地嘆了一口氣。設計師走

到雷達前，推了一下技師的肩膀說道：

“目標觀察得怎麼樣？”

“不太清楚，將軍同志。簡直是莫名其妙，這是怎麼回事，”這個人不安地回答說，然後就把將軍讓到了觀測屏旁邊：“請您自己看一看吧。”

將軍們、委員會的委員和指揮飛行的上校，依次看了看觀測屏，然後意味深



長地相互觀望着。

“沒关系，沒关系，繼續觀察吧。您沒有錯誤，而且也應該是這樣的，”將軍向技師微笑着。

彼得洛夫大尉已經習慣了，他深信這種新式飛機的效能，並開始在研究它的“特性”、威力和靈敏程度。可是地面上的人制止了他，命令他返航進行水平飛行。“藍箭”像閃電一般地在海洋和沿岸的上空畫着大“8”字飛行。

“‘火箭’在唱歌，上校同志，”無線電員報告說。

“什麼，什麼？”上校沒聽明白，生氣地喊起來。“報告清楚些。”

“是！彼得洛夫大尉在唱飛行員進行曲。”

“這回，可清楚了。”上校向委員會的委員們看了一眼，然後同他們笑了起來。“噫，那有什麼呢，這是好的徵象。”

太陽像火焰般地晒着。煙霧在草原上游動着。時有陣陣的微風吹過，但並不使人感到涼爽，反而感到灼熱。彼得洛夫正在飛得起勁，他時而“爬上高空”，時而下沖。地面上的人們正在等着他用無線電報話機報告高速飛行的情況，可是，忽然間技師的喊聲像觸電一樣地驚動了所有的人：

“上校同志！在觀測屏上出現了第二個目標！航線是……。又有第三個目標！還有兩個！還有！……”

上校馬上推开技師，湊近了觀測屏。

“真見鬼！……打開第二架雷達機！無線電員，繼續向彼得洛夫喊話！”

設計師面色蒼白，向委員會主席奔去。將軍緊緊地握住他的手：“安靜些。我們不要去妨碍上校。他是這裡的主